

译文  
新流行

悬念

# 高潮

[美] 裘德·德弗罗 著  
陈 平 译

...champagne and oysters on the half shell, candle-  
of thing. But what Fina was receiving was none of that. Instead  
as being pulled through slimy water that was knee-deep and Ace w  
requently warning her about snakes. And alligators. And other thing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新译文  
流行

处女作

# 高潮

[美] 裘德·德弗罗 著  
陈平 译

... thing ... with ... none of that. Instead ...  
was being pulled through slimy water that was knee-deep and Ace was  
frequently warning her about snakes. And alligators. And other things.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潮/(美)德弗罗(Deveraux,J.)著;陈平译.  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3.9  
(译文新流行·悬念)  
书名原文:High Tide  
ISBN 7-5327-3086-7

I.高... II.①德...②陈... III.长篇小说—美国  
—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02810号

Jude Deveraux  
High Tide

Copyright © 1999 by Jude Deveraux  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© 2003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ude Deveraux  
through Big Apple Juttle - Mori Agency, Inc  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01-381号

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 
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、连载或复制

高 潮

[美]裘德·德弗罗 著

陈 平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200,000

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8,000册

ISBN7-5327-3086-7/I·1786

定价: 15.00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## 译者序

和许多人一样，我也曾对通俗小说抱有偏见。认为它没有艺术性可言。有时甚至让人反感。

德弗罗的书属于通俗小说，但绝不让人反感。书中也有所谓“窈窕淑女”、“吉士诱之”之类的描写，但都非常的节制。

通俗小说必须要能吸引读者，这是它长盛不衰的原因。其实对一般的小说创作而言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现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亨利·詹姆斯就说过，“小说家唯一的义务是设法吸引读者，除此以外对他不能有别的要求和约束。”德弗罗是深受读者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家。作为一个女性作家，她基本上比较的含蓄。她没有试图靠对于性的描写取胜。她那样地节制、保守，更多关注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体验，以及两性完美结合的美好境界。

德弗罗靠情节取胜。这部惊险的小说，让人读着就舍不得放下。一波三折，回肠荡气。我们在评判一部小说是否成功时，主要应该看它的情节设计是否能打动读者，是否有强烈



的时代气息。德弗罗的小说在西方的发行量高达三千万册，证明她的作品非常成功。如果想了解现代西方的市井百姓在读些什么，想些什么，就应当多读这一类的书。希望这部中译本的出版，能使她拥有更多的中国读者。

是否准确优美地传达出原作的韵味，这是译者非常关心的。书稿译出后请几个热爱通俗小说的读者读过，都认为不错。是否如此，还要更多的读者检验。

是为序。

陈 平

于南京大学英语系

2002年1月28日



## 序 幕

“我不愿意，”费奥娜说这话时带着冰冷的微笑。然后她不再吭声，只是盯视着她对面的男子，而她的目光通常是会让人驻足不前的。穿着高跟鞋，费奥娜足有六英尺高——必要时，她会利用自己的每一寸身高来威胁人。

詹姆斯·加勒特也许比她矮了几英寸，但他毕竟是这家公司的老板。“我可没问你愿不愿去，”他淡淡说道，目光像黑曜岩一样坚定。“我说的是你马上得去。我的秘书已经把机票给你买好了。”说完这话，他就低头看桌面，好像事情已经决定，而她该离开办公室了。

但费奥娜可不是胆小怕事的人，否则她也升不到现在的职位。“金伯利需要我，”她断然说道，同时使劲地抿嘴唇，在鼻子下面抿成了一条线。她的下巴抬得那样高，以至于她是从他的脑袋上方往下看。他是不是戴了假发？她暗自想道。

“金伯利可以——”詹姆斯·加勒特吼叫起来，然后镇定下来。他不愿让她坐下。他不想给她或别的什么人留下口实，说他有拿破仑情结，或者高个子女人让他感觉——“坐下！”



他下了命令。

但费奥娜依然站着。“我要回去工作。需要对金伯利作一些调整，我还得和阿瑟谈谈下个季度的计划。”

詹姆斯在心里数了四下，然后转身背对费奥娜。透过窗户，他看着二十层楼房下面漆黑的街道。二月的纽约，他想到：寒冷，刮风，荒凉。现在他让自己的高级职员去佛罗里达州旅游，她竟然拒绝。

转过身，面对费奥娜，他眯起了眼睛。“我告诉你。你必须和这位男士一起去钓鱼。否则我会把你和金伯利永远分开。听懂了？”

有那么一会儿，费奥娜不解地看着他。“可我即是金伯利。”她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怎么可能把我们分开？”

詹姆斯用手按摩着脸颊。“三天，费奥娜，就三天！我就这么点要求。你和这位男士待上微不足道的三天，以后你就再没有必要离开纽约的大街小巷了。就算你在市中心的‘萨克斯’经营房产，我也不干涉。现在，出发！收拾行李。明天一早的飞机。”

费奥娜想说的岂止万语千言，但对方毕竟是自己的老板。他威胁要把金伯利从她身边拿走，这可让她受不了。费奥娜的生命就是由她的家和金伯利构成的。当然她也有别的朋友，别的娱乐，但金伯利却是她的一切。金伯利是——

费奥娜走过詹姆斯·加勒特的秘书身旁，思绪暂停了下来。那个讨厌的女人正弯着手，举起费奥娜的机票，满脸的笑容。

“旅途愉快！”这女人说着就嘻嘻傻笑起来。和往常一样，她听到了老板办公室里的每一句话。“每天晚上，我们



都会照顾好金伯利，把她裹起来。相信她会非常思念你的。”

费奥娜走过这女人身旁，高跟鞋喀哒作响。她劈手夺过机票，甜甜地一笑。“涨了工资，是吧？巴布思？”大家都知道詹姆斯·加勒特是只铁公鸡。

秘书试图把机票抢回来，但费奥娜动作比她快。拿着机票，她一步不停地往前走。

三天，费奥娜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想道，她修长的腿吃掉了脚下的那段距离。

三天时间，周围全是沼泽，鳄鱼，以及……以及某个点名道姓要她作陪的男人。

“他以为自己是谁啊？”她走进了办公室，不禁喃喃自语。

“谁以为谁是谁？”杰拉尔德问道，同时把金伯利的新设计图放到费奥娜桌上。

费奥娜简直没有勇气面对它们。詹姆斯·加勒特眼里的三天，对她却意味着——“哦，见鬼！”她看着表说道。都快六点了。而她今晚该去参加戴安娜的生日晚餐。

费奥娜低头看着助手杰拉尔德，正要说话，他却抢过了话头。

“一个字也别提。你需要的东西都放在那边了。这个男人要你去，究竟是什么道理？我是说，除去通常意义上的男人的需要……”他拖声拖气地说道。

“我从没见过他。一点不知情。更糟的是，我没有工夫——”

“给戴安娜买一件礼物？”杰拉尔德问道。他眼睛发亮，





从身后取出一件包装得甚为精美的礼品。“菲拉格慕<sup>①</sup>。6号半，”他说。“希望你别介意。我偷偷看了一下你的私人档案。只是为了核对一下尺码和——”

费奥娜不知道应该感谢他，还是赏他一记耳光，或者干脆炒他“鱿鱼”。她把所有东西都放到计算机里面，包括她的朋友及生意伙伴的爱好、穿着和收藏。杰拉尔德打开她的私人档案，显然逾越了他作为经理助手的职权范围。

“不必担心，”杰拉尔德说着话，从壁橱里取出她那件经过修剪的海狸皮外套，递过来。“我会照顾好金伯利、西安和华伦。保证把图纸投入生产。事实上，你完全可以去度度假，待得更长一点。听说这个季节的佛罗里达非常迷人。”

费奥娜极不情愿地穿上外衣。她走到门口，又转过身来，朝杰拉尔德微笑。他已经站到她的办公桌后面，看着她设计的東西。

“你要敢动金伯利一根毫毛，我就带一只鳄鱼回来，把你们一起关在厕所里。”她甜美地笑着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

“好吧，再给我讲一遍，”黛安娜说完，一仰脖子，猛喝了一口纯龙舌兰酒。她至少已喝了四杯——甚至五杯。“你要去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去，为什么去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费奥娜愤愤地说。她一招手，让服务员给她再上一杯酒。她知道明天早上自己就会后悔今晚的孟

<sup>①</sup> 世界著名服饰品牌，起初以鞋业发家，后逐步进军服装、化妆品等领域。



浪,但今天毕竟是她最倒霉的一天啊。好在今晚最好的几个朋友聚到一块,而她们也想分担一点她的烦恼,所以——

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每一张脸庞。她们从小便在一起玩,并且——

“嘿!醒醒!”阿西丽嚷道,“别给我们灌迷汤。到底怎么回事?是不是这男人爱上你了?”

“怎么会呢?我都没有见过他,”费奥娜说,“据我所知,他六十好几了,长得像个圣诞老人。”

“可他有钱,对吧?”琼安说着喝干了她的冰茶。长岛冰茶,加了伏特加、杜松子、朗姆酒和龙舌兰。

“即使他现在没钱,等他的电影打响市场,他就会发财。然后,他会——”

“对不起,”苏珊打断了费奥娜的话,同时端起装着马蒂尼鸡尾酒的三角形酒杯。她并不喜欢马蒂尼,但杯中物是那样性感,她忍不住要将它端起来。

“又不是所有人都住在这个不真实的城市,我们大家并不都——”

“是啊,”琼安笑着说道。“不要又来那一套,说什么我是印第安纳来的穷姑娘。”

“洛杉矶,”苏珊面无表情地说。这两个住曼哈顿的姑娘喜欢开玩笑,爱争论哈得孙河以南的地带是否是野蛮地区。

“好吧,别激动,”费奥娜说,举起手来宣布停战,“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——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。是一个来自德州的男人,叫罗伊·哈得孙。他拍了一部儿童故事片《拉斐尔》。我对这部片子一无所知。只知道片子在当地的电视台一炮打响。有一个中央电视频道买断了它的版权。”



“哪个频道？”琼安问道。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阿西丽问，她是昨天晚上从西雅图飞过来的。

“公共广播公司还是全国广播公司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阿西丽说。“钱。”

“那当然了，什么不是为了钱？”

“你们还要不要费奥娜说话？”苏珊说。

“别的也没什么了，”费奥娜说着，又呷了一口杜松子酒提神。“不过是关系到某个特许权的获取。戴维森希望得到契约，以便生产故事片里的玩具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唔，”琼安说，“那么你，还有金伯利，与这个片子又有什么关系？对了，这片子叫什么名字，说些什么？”

“我还没有看过录像带，也不知道它讲些什么——所有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。”费奥娜喝了一大口杜松子提神酒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——？”

“为什么这男人会说，除非我亲自陪他去佛罗里达游山玩水，否则他不会把玩具卖给戴维森？”费奥娜极有教养，通常决不会在公共场合提高嗓门说话，但是今天和加勒特的一番争论使她有些情绪失控。

“谁知道是什么原因！”她差不多叫了起来。阿西丽用涂了蔻丹的手按住她的手腕，让她安静了下来。“我只知道，这个德州来的老小子要我去……”说出那个词以前，她都需要抑制住感情。“去钓三天鱼，和他，还有个名叫司的向导。”说话间，她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干，然后举起手，让服务生斟酒。

苏珊首先笑起来。她的笑是从嘴角溢出来的，这点她的女友们再熟悉不过了。她们常说，苏珊的幽默感让人神志清醒。



“‘阿司’？”苏珊说，嘴角抽动着。“你是否认为，他也像别的男人一样，把第一任、第二任和第三任老婆的照片装在钱夹里？还装着孩子的照片，他每一次婚姻的果实？”

“并且每个孩子看上去都至少有二十岁？”琼安笑着说。

“照片里的小罗伊因为大肆偷车必须蹲上五到九年的班房。”

大家都笑起来。费奥娜要了富含热量的乳酪，用来蘸薯条。她们到现在都没有点菜。

“不对，阿司在二战时驾驶过飞机，”琼安说，“他会把自己当兵时得的勋章给费奥娜看。”

“其实啊，姑娘们，”阿西丽说，“那里是佛罗里达。他的皮肤可能比短吻鳄鱼还粗糙。他和那些短吻鳄鱼摔交。他见了女人，不是喊‘甜心’就是喊‘宝贝儿’。”

“他的文身还能赶超新潮流，”黛安娜说。

费奥娜把身子探出去。“象往常一样，你们都大错特错。阿司蛮帅的，高大、黝黑、英俊。除了一个部位小之外，他几乎就是个完人。”

说到这里，几个女人都意味深长地笑了，“要是小的话，我就不想要。”

“哦，不是那个……”费奥娜简直要快活地哼哼起来，“那个长得——哦！菜来了，”她含笑说着，碧绿色的眼珠闪亮有神。

琼安笑了。“那么很小的部位肯定是他的——”她不说了，环视着桌子。“姑娘们，现在开始，一，二，三。”她举起手，模仿乐队指挥的姿势，要带着大家合唱。

“他的脑袋瓜，”她们齐声说。



“你知道的，费，”阿西丽说，满嘴都是蘸过的薯条，“和名叫阿司的爱神阿多尼斯待上三天，我还可以忍受。”

“呸，”费奥娜道，“我喜欢的男人，除了胸肌，还会有别的东西。”

“我可不是这样，”苏珊说，满嘴的食物，“我才不关心男人有没有头脑。”

“你会关心的，一旦新鲜感褪尽——可以这么说，”费奥娜严肃地说道，“那时你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会和金发美眉跑掉，给你留下——”

“给我一个机会！”黛安娜抗议道，“今天是我的生日。”

“对了，”费奥娜抱歉地说，“本来是你的生日。而大家都在讨论我的问题。”

“是有一些问题，”阿西丽说。“三天，在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，单身一人，和四肢健美，头脑简单的——”

“和老小子罗伊，还有另一个负责洗鱼的家伙，”费奥娜说着干笑了一下，“而且金伯利——”

“哎呀呀呀，”大家集体呻唤起来。

“算了，算了。我知道了。不准谈金伯利。”

“是啊，”苏珊说，“让我们谈点别的东西吧。”

“我同意。”琼安说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几个女人都沉默了。

“这个阿司姓什么？或者他只有‘阿司’这个名儿？”阿西丽问着，指头快速地在眼镜的边框上移动。

费奥娜无奈地叹息一声，摸出文件夹，取出一张纸，浏览了一下。

“蒙哥马利。他的全名是保罗·‘阿司’·蒙哥马利。”



“弄成那个样子，我拒绝接收，”阿司怒视着那个拿书写板的男子，那人正等着他在收货单上签字。

“先生，您瞧，我只是个送货的。谁也没有提到板条箱破裂的问题。所以，您还是把字签了，我还有别的事呢。”

阿司双手叉腰。“也许你不识字，我可认得，”他说，“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一旦接了货，一切责任由我承担。这意味着，如果货有破损，只是我个人的问题。但是，如果我在签字以前，发现它已经坏了，就是你的责任。你听清楚了？”

有那么一阵子，那男人的嘴巴翕动着。“你知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我自己订的货。还可以补充一点，我已经付了款。”

那人看上去还不明白。“那好，我们把它弄出去，以便——”

“不行，”阿司说，“就在这里，现在就打开。”

听了这话，那人做出左看右看的样子，那神情仿佛说，阿



司不明白他们是在什么地方。他们在福尔特·劳德代尔机场的行李领取处。这时候还只有几个搬运工，把传送带上无人领取的箱包取走。一旦左边的电梯开动，就会送来刚下飞机的旅客。“你要我在这个地方开箱？现在？”那人不动声色地问道。

“就是现在，”阿司坚决地说，“等你把它放上我的卡车，它便是我的东西了。要是有什么损坏，我就得自己掏腰包。为了买它，我花了多少钱——”

“那好，行啊，”那人有点烦了，他朝阿司身旁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孩转过身去。小孩和发号施令的人一样，穿着灰色制服。“他总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过有时候真让人讨厌。”

“希望你的报酬还过得去。”

“实际上……”他正要说话，阿司的一声叫喊把他止住了。

“蒂姆！别站在板条箱那边。在看到它正常运转之前，我不希望我的人去碰它。”

送货工人背对阿司，做了个怪相。他又累又饿，更糟的是，又孤身一人。就因为箱子的一角有个小小的凹痕，他就得独自把这背时的东西打开。用一根撬棍，他从一个边上撬开了十五英尺长的板条箱。箱子底部垫了一层斯蒂龙泡沫塑料小球，上面放着遥控器。他不怀好意地偷偷一笑，把遥控器放到自己口袋里，然后继续撬箱子。在他去撬另一面的时候，阿司在对面弓起身子，往箱子里窥视，皱眉蹙额地显得甚为关注。

“嘘，”送货工人对穿制服的小孩说。小孩衣袋上的标签



写着“蒂姆,肯德里克公园”。“蒂姆,”送货的说,把遥控器递给他。

“这是不是——”

“别出声,”男子命令道。“别让他看见了。”

“好的,没问题,”蒂姆说,眼睛睁得大大的,好像手中拿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任天堂<sup>①</sup>游戏机一般。

“别去动按钮,”送货人说,“这东西动起来,会把大家吓坏的。”

“真的吗?”蒂姆问道,眼睛睁得更大了。但是蒂姆并不比亚当更能抵制诱惑。板条箱刚刚被撬开,他就按下了按钮——他身后的一个女人发出一声尖叫,使他感到非常满意。

“大家不要怕,”阿司看见刚下机的旅客纷纷过来取行李,对着人群喊道。“这只鳄鱼是假的,是用玻璃纤维做的,刚从加利福尼亚运过来。我们正在检查,看它是不是给碰坏了。”

听了这话,恐惧感从众人脸上消失了。但是谁也不愿意走近行李传送带。大家亲眼看到一只短吻鳄,从木头箱子里伸出巨大的脑袋,盯着勇敢地把手伸进长箱子的男人,嘴巴咬得咯吱作响。

看见大家都不愿意向取行李的方向移动一步,阿司焦躁地抬起头来。他转身从蒂姆手中抢过了遥控器。“你在这里是帮忙还是捣乱?”

“抱歉,头儿,”蒂姆说,但他看上去毫无歉意,“我挡不

① 日本电子游戏机品牌。





住诱惑。那东西和真的一模一样。”

“要不然怎么会花掉我每一个子儿，”阿司嘟哝道，“去那边看看它的尾巴，有没有擦伤。”

看着阿司和蒂姆已经收了货，送货工人靠到后面墙上，用小刀修剪指甲。“为什么不去捉一只真正的短吻鳄？”他问道，“是不是这里的短吻鳄剩得不多了？”他被自己的玩笑逗乐了。“或许手提包和皮鞋太多了？”

阿司不得不把一个女人推开。她勾起身子往箱子里觑，把路都挡住了。“肯德里克公园是鸟的避难所，”他说，好像这句话就回答了所有的询问。

看见那男子大惑不解的样子，蒂姆轻声说道：“他不想把东西关到笼子里，而短吻鳄又是可以吸引游客的。”

那人想了一会儿。“我明白了。你们认为买来假鳄鱼可以吸引顾客。同时这里的老伊万也不会掉孤单的鳄鱼泪。是不是这样？”他露齿而笑，觉得自己刚才说的真正是妙语。

阿司懒得和他答腔。蒂姆说道，“没错儿。”

“检查完了没有，波德曼先生？”送货工人问道。

“箱子伤在底部。要好好检查，得把它弄出去，看看它的肚子。”

“每天晚上，我老婆也是对我这么说，”男子喘着气对蒂姆说。小孩子一下红了脸，笑得呛住了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老板看上去并没有心情开玩笑。

“好，蒂姆，抓住尾巴。小心。我不想弄伤它。好。”隔了一会儿，阿司说道，同时看着趴在地板上，完全摊开了身子的人造短吻鳄。“看来它没有受伤。”

“那你现在可以签字了吧，我想去吃东西了。”